

古龍小說專輯⑦

碧血洗銀鎗



桂冠系列

古龍小說專輯⑦

碧血洗銀鎗

古龍小說專輯⑦

# 碧血洗銀鎗

作者：古龍  
發行人：賴阿勝  
出版人：桂冠圖書公司  
登記：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六六號  
總經理：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 
地址：新生南路三段96之4號  
電話：三四一六九四九  
撥：一〇四五七九  
印刷：海王印刷廠  
電話：九五二一二九二  
初版：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卅一日  
有版權·不准翻印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五〇元

## 前言

據說近三百年來，江湖中運氣最好的人，就是金壇段家的大公子段玉。在金壇，段家是望族，在江湖，段家也是個聲名很顯赫的武林世家。

他們家傳的刀法，雖然溫良平和，絕沒有毒辣詭秘的招式，也絕不走偏鋒，但是勁力內蘊，博大精深，自有一種不凡的威力。他們的刀法，就像段玉的爲人一樣，雖不可怕，却受人尊敬。

他們家傳的武器「碧玉刀」，也是柄寶刀，也曾有段輝煌的歷史。但是我們現在要說的這故事，並不是「碧玉刀」的故事。

江湖中還有件寶物叫「碧玉釵」。碧玉刀爲人帶來的，是幸運和財富，碧玉釵爲人帶來的，却不是祥和災禍。

據說無論誰擁有了這枚碧玉釵，就立刻會有災禍降臨到他身上。據說它的每一個主人都是死於橫禍，沒有一個人例外。

在江湖中，有關碧玉釵的傳說很多，有的甚至已接近神話，充滿了妖異和邪惡的幻想。我們現在要

說的這故事，也不是「碧玉釵」的故事。

我們現在要說的這故事，是「碧玉珠」的故事。

「碧玉珠」是什麼？是一個人？一種武器？一件寶物？還是一種神奇的丹藥？

## 第一章 四公子

嚴冬，酷寒，雪谷。

千里冰封，大地一片銀白。一個人在雪地上挖坑，挖了一個三尺寬，五尺深，七尺長的。

他年輕、健康、高大、英俊、而且有一種教養良好的氣質。他身上穿的是一襲價值千金的貂裘，手裏拿着對光華奪目的銀槍。槍桿是純銀的，上面刻着五個字：

「鳳城，銀槍，邱。」

這麼樣一個人，本不是挖坑的人，這麼樣一對銀槍，也不該用來挖坑的。

這裏是個美麗的山谷，天空澄藍，積雪銀白，梅花鮮紅。

他是騎馬來的，騎了一段很遠的路。馬是純種的大宛名駒，高貴，神駿，鞍轡鮮明，連馬蹬都是純銀的。

這麼樣一個人，爲什麼要騎着這麼樣一匹好馬，用這麼樣一對武器，到這裏來挖坑？

坑已經挖好了。他躺了下去，好想像試試坑的大小，是不是可以讓他舒舒服服的躺在裏面。這個坑，難道是爲他自己挖的？

只有死人才用得着這麼樣一個坑，他年輕健康，看起來絕對還可以再活好幾十年，爲什麼要爲自己挖這麼樣一個坑？難道他想死？這人活得好好的，爲什麼想死？爲什麼一定要到這地方來死？

雪昨夜就已停了，天氣晴朗乾冷。他解下馬鞍，輕輕拍了拍馬頸，道：「你去吧，去找個好主人。」健馬輕嘶，奔出了這片積雪的山谷。他在馬鞍上坐了下來，仰面看着藍天，痴痴的出神，眼睛裏帶着種說不出的悲痛和憂慮。

這時候雪地上又出現了一行人，有的提着食盒，有的抬着桌椅，還有個人挑了兩罈酒，從山谷外走了進來。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，看來像是個酒樓的堂倌，過來陪笑問訊：「借問公子，這裏是不是寒梅谷？」

挖坑的少年茫然點了點頭，連着都沒有看他們一眼。

這人又問：「是不是杜家大少爺約你到這裏來的？」挖坑的少年連理都不理他了。

這人嘆了口氣，訕訕的自言自語：「我真想不通，杜公子爲什麼要我們把酒菜送到這裏來？」

另一人笑道：「有錢人家的少爺公子，都有點怪脾氣的，像咱們這種窮光蛋當然想不通。」

一行人在梅樹下擺好桌椅，安排好杯盞酒菜，就走了。又過半天，山谷外忽有人曼聲長吟。

「雪霽天晴朗，臘梅處處香。騎驢過橋過，鈴聲响叮噹。」

真的，有鈴聲在響，一個人騎着青驢，一個人騎着白馬。進了山谷。騎驢的人臉色蒼白，彷彿帶着病容，但却笑容溫和，舉止優雅，服飾也極華貴。

另一人腰懸長劍，頭戴銀狐皮帽，着銀狐皮裘，一身都是銀白色的，騎在一匹高大神駿的白馬上，

願盼之間，傲氣逼人。他有的確有他值得驕傲之處，像他這樣的美男子的確不多。

挖坑的少年還是一個人坐在那裏，痴痴的出神，好像根本沒看見他們。他們也不認得他。

這三個年輕人看來却都是出身豪富之家的貴公子，而且不約而同的都到這裏來了？但是他們來的目的，却顯然不一樣，後面這兩位，是爲了踏雪尋梅，賞花飲酒而來。那挖坑的少年，却是來等死的。

酒在花下。面帶病容的少年，斟了杯酒，一飲而盡，道：「好酒。」

花在酒前，花已盡發。他又喝了一杯，道：「好花！」花光映雪，紅的更紅，白的更白。他再舉杯，道：「好雪。」三杯下肚，他蒼白的臉上也有了紅光，顯得豪興逸飛，意氣風發。

他的身子雖然弱，雖然有病，可是人生中所有美好的事，他都能領略欣賞。他好像對什麼事都很有興趣，所以他活得也很有趣。

那騎白馬，着狐裘，佩長劍的美少年，臉色却很陰沉冷漠，好像對什麼事都沒有興趣。

面帶病容的貴公子微笑道：「如此好雪，如此好花，如此好酒，你爲什麼不喝一杯？」

美少年道：「我從來不喝酒。」

貴公子道：「到了這裏來，你不喝酒，豈非辜負這一谷好雪，千朵梅花？」

美少年冷冷道：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，我都不喝酒。」

貴公子嘆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這個人真是個俗人，真掃興，我怎麼會交到這種朋友的？」

挖坑的少年還在發呆。貴公子忽然站起來，走過去，圍着他挖的坑繞了個圈子，道：「好坑。」挖坑的少年不理他。貴公子道：「這個坑挖的好。」挖坑的少年不理他。



貴公子索性走到他面前，道：「這個坑是不是你挖的？」

挖坑的少年不能不理他了，只有說：「是。」

貴公子道：「我一直說你這個坑挖得好，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」

挖坑少年道：「你想我陪你喝酒。」

貴公子笑了，道：「原來你不但會挖坑，而且善解人意。」

挖坑少年道：「可惜我不會喝酒。」

貴公子不笑了，道：「你也從來不喝酒？」

挖坑的少年道：「高興喝的時候就喝，不高興喝的時候就不喝。」

貴公子道：「現在你爲什麼不喝？」

挖坑的少年道：「因爲現在我不高興喝。」

貴公子非但沒有生氣，反而笑了：「現在我知道你是誰了。我常聽人說，銀槍公子邱鳳城的脾氣，就像他的槍一樣，又直又硬，你一定就是邱鳳城。」挖坑的少年又不理他了。

貴公子道：「我姓杜，叫杜青蓮。」邱鳳城還是不理他，就好像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名字。其實他是知道這個名字的，在江湖中走動的人，沒有聽見過這名字的還不多。

武林中有四公子，銀槍，白馬，紅葉，青蓮。這一代江湖中的年輕人，絕沒有任何人的鋒芒能超過他們。他們彼此間雖然並不認得，杜青蓮的名字，邱鳳城總應該知道。他也應該知道，那騎白馬，着狐裘，佩長劍的美少年，就是白馬公子馬如龍。但是他却偏偏裝作不知道。

杜青蓮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看來你今天是決心不喝酒了。」

忽然間，山谷外有個人大聲道：「他們不喝，我喝。」

喝酒的人來了。雪停了之後，比下雪的時候更冷，他們穿着皮裘，還覺得冷。這個人身上穿着的，却只不過是件薄綢衫，料子雖然不錯，却絕不是在這種天氣裏穿的衣裳，所以他冷得在發抖。雖然冷得要命，他手裏居然還拿着把摺扇。

桌上有酒壺，也有酒杯。但見他衝過來，就捧起酒罐子，嘴對着嘴，喝了一大口，才透出口氣，道：「好酒。」杜青蓮笑了。

這人又喝了一大口，道：「不但酒好，花好，雪也好。」三大口酒喝下去，他總算不再發抖了，臉上也有了人色。

這人雖然窮，却不討厭。他甚至可以算是個很讓人喜歡的人，長得眉清目秀，笑起來嘴角上揚而且還有兩個酒渦。杜青蓮已經開始覺得，這個人可愛極了。

這人又道：「此情此景，此時此刻，不喝酒的人真應該……」

杜青蓮道：「應該怎麼樣？」

這人道：「應該打屁股。」

杜青蓮大笑。那挖坑的少年仍然不聞不問，除了他心裏在想着的那個人，那件事之外，別的人他看見了也好像沒看見。別的事他更不放在心上。

馬如龍眉目間雖然已有了怒氣，但是他並沒有發作。他不是不敢，他只不過是不屑跟這種人一般見

識而已。

這人却偏偏要找他，捧起酒罈子，道：「來，你也喝一口。」

馬如龍冷冷道：「你不配。」

這人道：「要什麼樣的人才配跟你喝酒！」

馬如龍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這人不回答，却「刷」的一下子把手裏的摺扇展開。扇面上寫着七個字，字寫得很好，很秀氣，就像他的人一樣。

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。」

這個人雖然落拓潦倒，這把扇子却是精品。扇面上這七個字，無疑也是名家的手筆。

杜青蓮舉杯一飲而盡道：「好字。」

這人也捧起酒罈子來喝了一大口，道：「你的眼光也不錯。」

杜青蓮：「這字是誰寫的？」

這人道：「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能寫得出這麼好的字來？」

杜青蓮大笑，道：「現在我也知道你是誰了。」

這人道：「哦？」

杜青蓮道：「除了沈紅葉外，那裏還能找得出你這麼狂的人？」

武林四公子中，最傲的是「白馬」馬如龍，最剛的是「銀槍」邱鳳城，最瀟灑的當然是杜青蓮，最

狂的就是沈紅葉。

馬、邱、杜，三家都是豪富、望族，白馬、銀槍、青蓮，都是有名有姓的貴公子。紅葉的身世却很神秘。

據說他就是昔年天下第一名俠「沈浪」的後人。

據說「小李探花」生平最好的朋友，天下第一快劍「阿飛」，就是他的祖先。

阿飛的身世，本來就是個謎，所以紅葉的身世也如謎。他也從來沒有說起過自己的來歷，人們把他列入四公子，只因爲他從小就是在葉家長大的。葉家就是「葉開」的家。葉開就是「小李飛刀」唯一的傳人。—————小李飛刀是什麼人，有什麼人不知道？

現在武林四公子都已經來齊了，但是他們並不是自己約好到這裏來的。

這裏距離他們每一個人的家都有好幾千里路，杜青蓮的雅興就算很高，也絕不會奔波幾千里，只爲了要到這裏來賞花喝酒。

邱鳳城也用不着奔波幾千里，到這裏來等死，一個人如果要死，無論什麼地方都一樣可以死的。他們爲什麼到這裏來？來幹什麼？

馬如龍還是冷冷的坐在那裏，態度絕沒有因爲聽到沈紅葉這名字而改變，但是他的手已經移近了他的劍柄，他癡視着沈紅葉忽然道：「很好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什麼事很好。」

馬如龍道：「你是沈紅葉就很好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馬如龍道：「本來我認爲你不配，不配讓我拔劍，我的劍下從不傷小丑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現在呢？」

馬如龍道：「沈紅葉不是小丑，所以現在你只要再說一句輕佻無禮的話，你我兩個人之間，就要有一個人橫屍五步，血濺當地。」

沈紅葉嘆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我只不過想找你喝酒而已，你又何必生氣！」杜青蓮道：「他不喝，我喝。」他接過沈紅葉手裏的酒罈子，對嘴着嘴，灌了好幾口，才吐出口氣，道：「好酒。」

沈紅葉又把酒罈子從他手裏搶回來，喝了一大口，嘆着氣道：「這麼樣的酒，就算有毒，我也要拼命喝下去。」

杜青蓮微笑道：「一點也不錯。如果我們現在能死在這裏，倒也是我們的運氣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爲什麼！」

杜青蓮道：「因爲，這裏有個人會挖坑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他的坑挖得很好？」

杜青蓮道：「好極了。」

沈紅葉忽然站起來，捧着酒罈子走過去，圍着那個坑繞了個圈子，喃喃道：「這個坑果然是個好坑，一個人死了之後，若是能埋在這麼好的一個坑裏，倒真是運氣。」

杜青蓮道：「只可惜這個坑不是爲我們挖的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只有死人才用得着這麼樣一個坑，難道他想死？」

杜青蓮道：「看樣子好像是。」

沈紅葉好像很吃驚，道：「像他這麼樣一個人，爲什麼想死？」

杜青蓮道：「因爲他也跟我們一樣，也接到一封信，叫他今天到這裏來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那封信也是碧玉夫人給他的！」

杜青蓮道：「一定是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碧玉夫人叫我們到這裏來，是爲了要在我們四個人之中，選一個女婿。」

杜青蓮道：「不錯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碧玉夫人是天下公認的第一位高人，碧玉山莊中，每個人都是天香國色，我接到那封信時，高興得連覺都睡不着。」

杜青蓮道：「我可以想得到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如果她選中我做女婿，我說不定會高興得發瘋。」

杜青蓮道：「你最好不要瘋，碧玉夫人絕不會要一個瘋子做女婿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她會不會要一個死人做女婿？」

杜青蓮道：「更不會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那麼我們這位邱公子，好好的爲什麼想死？」

杜青蓮道：「因爲他是個痴情的人，而且已經跟一位美麗的姑娘，訂下了生死不渝的山盟海誓。」他嘆了口氣，又道：「如果碧玉夫人選中他做女婿，他就沒法子和那位姑娘共偕白首了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所以只要碧玉夫人一選中他做女婿，他就決心死在這裏。」

杜青蓮道：「一點也不錯。」

沈紅葉想了想，道：「這件事還有另外一種說法。」

杜青蓮道：「什麼說法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碧玉夫人不是一定會看見這個坑的。」

杜青蓮微笑道：「這麼大一個坑，想要看不見，恐怕都很難。」

沈紅葉道：「她看見了這個坑，就知道邱公子已經抱定了決死之心，說不定就會放過他，選我做碧玉山莊的姑爺了。」

杜青蓮嘆道：「你真是個聰明人，聰明人的想法，總是跟別人不一樣的，跟痴情人更不一樣。」

沈紅葉笑了笑，道：「痴情人也未必就不是聰明人。」

邱鳳城的臉色已經變了，忽然站起來，瞪着杜青蓮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！」這是個秘密，這秘密本來只有兩個人知道，可是這句話問了出來，就無異已證實了杜青蓮說的不假。

杜青蓮嘆了口氣道：「你想不到我會知道這件事？」

「我自己也想不到，只可惜那位美麗的姑娘……」

他沒有說完這句話，臉上忽然起了種奇異的變化，蒼白的臉忽然變成種可怕的死黑色，他看着沈紅

葉，張開口，想說話，但是聲音已完全嘶啞。

沈紅葉道：「你是不是……」聲音也忽然嘶啞，只說出了這四個字，他的臉上也起了種奇怪的變化。兩個人面對面站着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眼睛裏都帶種恐懼之極的表情。

「波」的一聲，沈紅葉手裏的酒罈子掉了下去，掉在坑裏，砸得粉碎。他臉上忽又露出種悲傷而詭秘的笑容，用嘶啞的聲音一字字道：「看來還是我的運氣比你好，我就站在這個坑旁……」這就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，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他的人也掉進坑裏去。這個坑雖然並不是爲他準備的，可是他已經掉了下去，活人又怎麼能去跟死人爭一個坑。



## 第二章 殺手

杜青蓮也已倒下。在他倒下去的時候，嘴角已有血沁出來。但是他又掙扎着爬起，桌上的酒壺裏還有酒，他掙扎着爬起來，喝盡了這縷酒，大笑道：「好酒，好酒。」笑聲淒厲而悲傷。

「這麼好的酒，就算我明知有毒，也要喝的，你們看，我現在是不是已經喝下去了。」他大笑着衝過來，一個筋斗跌入坑裏，這是個好坑，他不願讓沈紅葉獨享。天色忽然黯了，冷風如刀，但是他們却永遠不會覺得冷了。

邱鳳城，馬如龍，吃驚的看着他們倒下去，自己彷彿也將跌倒。這變化實在太突然，太驚人，太可怕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邱鳳城終於慢慢的抬起頭，瞪着馬如龍。他的眼色比風更冷，他的眼睛裏彷彿也有把刀，彷彿想一刀剖開馬如龍的胸膛，挖出這個人的心來。他爲什麼要用這種眼色看着馬如龍？馬如龍已經恢復了鎮靜。杜青蓮是他的朋友，他的朋友忽然死在他面前，他並沒有顯得很悲傷。杜青蓮死得這麼突然，這麼離奇，他也沒有顯出震驚的樣子。